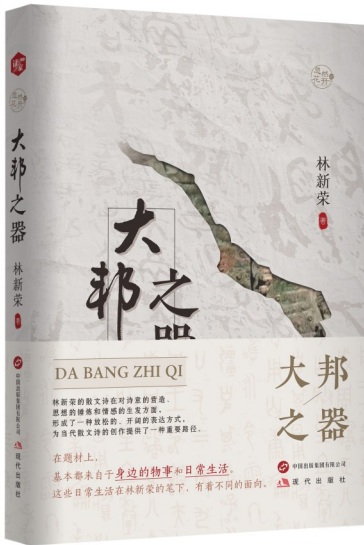


书 香 滋 味

凝虚空以观万象 持心灯而赴人间

——读林新荣散文诗集《大邦之器》

□庄海君



散文诗，是游走于诗与散文边界的文体，它以自由舒展的语言承载哲思，于短小篇章容纳天地万象。林新荣先生的散文诗集《大邦之器》，以“凝视”为书写密钥，联通历史文物与现世生活，融汇传统哲思与个体生命体验，在孤独的思索中叩问人性、文明与时光，构筑起一个辽阔深邃、内外相生的诗意世界。通读全书，可见诗人以心为灯，于虚空寻觅永恒，于俗世坚守精神高地，书写出兼具历史厚度、生命温度与思想深度的文字篇章。

《大邦之器》全书分为十卷，脉络清晰，层层递进。卷一《凝视苍茫的虚空》将目光投向远古遗存，瓷甬钟、青铜剑、鼎彝古器走出沉寂岁月，不再是冰冷的考古标本。诗人运用独特的“心理赋格”书写方式，以凝视作为沟通古今的桥梁，物我双向对话，不主观臆断、不强加情绪，在人与文物对视之间，发掘器物承载的文明密码。《黄金面具赋》落笔铿锵：“你在面具后，威严而高贵——一缕日光打来，你神采奕奕，光芒四射……地上匍匐的都是面具膜拜者，他们大气都不敢出……”黄金面具、鼎、羽扇、青铜剑等古文明符号，被赋予全新现代意义。遥远的文物不再隔绝于当下，那些埋藏千百年的往事，和现代人的生存感受遥相呼应。诗人透过器物看见文明的传承与延续，触摸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源，也完成一次面向精神原乡的溯源。

如果说第一卷回望文明源头，那么卷二《提灯与仗剑》则转向精神人格的塑造。提灯者、仗剑者、照镜者、吹箫者、面壁者，一系列诗意形象次第登场。这些人物并非他人，而是诗人思想分化出的分身。“这是一柄心中的剑——具有内心的火焰，有时藏在心中，有时握在手上。”（《仗剑者》）“提灯者站在高处。”她其实提的是自己的一颗心。”（《提灯者》）一盏心灯，照亮自我，也照见世间。仗剑者则藏锋芒于心，不轻易逞勇，坚守内心的道义。诗人赞颂潜藏于普通人身上的人性辉光，推崇内敛、自持、心怀悲悯的精神品格。二十三类行者形象，共同搭建起诗人理想的精神谱系：心怀光亮、保有风骨，清醒独立，在纷繁世间守住本心。

王阳明心学与庄子思想，是贯穿整部诗集重要的精神脉络。卷三《天空之空》、卷四《在空旷的辽阔中》汲取传统哲学养分，从容探讨自我与外界的关系。诗人认同“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”，坚持向内求索、完成自我领受；同时接纳庄子式的通透，正视虚无，理解孤独。在诗人笔下，孤独从来不

是消极的沉沦，而是思想者的常态，是和我对话、深入思索的契机。他写道，孤独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思考诸多命题，独处、游历、沉思，是人抵达精神丰盈的路径。现代人常常畏惧空虚，竭力用喧嚣填满生活，而诗人坦然走进空旷与虚无，在虚实辩证之间寻找生命平衡，学会一边接纳生活的纠结困顿、一边欣赏窗外的春光，于有限人生寻觅诗意。

从历史器物、精神侠客，再到哲思思辨，诗集继而将视角投向广阔现实。卷五至卷十，视线由宏大的文明时空回落至脚下大地：一棵树木、一只野猫、江畔落日、乡间风物，台风、亲人、街市小巷……一草一木，一景一物，皆入诗篇。诗人擅长以小见大，寥寥几笔白描，便可勾勒鲜活画面，在细微日常里挖掘深刻意蕴。“对一棵树的观察”观照万物生长，“白马入芦花”参悟虚实境界，“我们都想跟生活较劲”直面人与命运的博弈。诗人认真地生活，也认真地思考，体察普通人的怅惘、挣扎与坚守。当人感受到命运混沌、心生沮丧之时，依然保有冲破困顿的勇气。他写螺丝受力、行路的迟疑，写人与生活长久的对峙，这种书写扎根人间烟火，让抽象哲思落地，充满共情力量。

语言层面，林新荣先生克制凝练、余味悠长。他不堆砌华丽辞藻，文字干净利落，留白充足，言简意赅而余味无穷。短小篇章里容纳时间、生命、自然的奥秘，寥寥数语便能搭建想象空间。无论是怀古组章，还是日常生活速写，始终保有诗性。他善于捕捉刹那间的灵感，把转瞬即逝的感悟定格为永恒，实现刹那与永恒的相互转化。同时，整部作品拥有统一的精神底色：敬畏文明、尊重个体、向往精神自由。十卷内容各有侧重，却一脉相承，从远古大器走向现世人间，由向外凝望转向向内自省，形成完整的精神闭环。

当下散文诗创作多元纷呈，不少创作者或是沉溺小我情绪，或是空谈宏大概念。《大邦之器》跳出两种局限，打通了“大历史”与“小个体”的通道。诗人立足瑞安故土，扎根温州诗群丰厚的人文土壤，一边回望民族悠远文明，一边凝视普通人的生存境遇。“大邦之器”，既是青铜古鼎这类有形国之重器，更是每一颗坚守良知、心怀光亮的人心——无数拥有精神风骨、人性温度的普通人，共同构筑文明长河中生生不息的精神重器。

苍茫虚空之中，自有恒久人心。林新荣先生以文字为灯，以思索为剑，穿梭古今，游走虚实。他凝视文物，读懂文明绵延；塑造提灯仗剑的行者，守望精神理想；俯身人间，体察众生悲欢。《大邦之器》启示我们：人应当保有持续思索的勇气，接纳生命里的空旷与孤独，于喧嚣守住内心光亮，在平凡生活中追寻精神远方。当我们学会凝视万物、观照自我，便能于虚空看见永恒，于人间寻得属于自己的心灵原乡。

作者简介：

庄海君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第二届中国网络诗人高研班会员，汕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汕尾市散文诗学会副会长。出版诗集《十个太阳》《我们一生》《风与花的爱情》、散文诗集《海陆散曲》等。

写作，是一场 温柔的自我成全

□树语

写作是什么？它是一面心镜，照见藏于心底的万千思绪。

写作是什么？它是一叶轻舟，载着我们穿越岁月的长河，回望来时的路。笔墨之间，藏着寻常日子不曾察觉的感悟，藏着历经世事之后内心的觉醒。走过一段伏案沉吟的时光，方才慢慢懂得，写作，本就是一场温柔自我成全。

是啊，曾几何时，我于江畔归来，记下奔流不息的长江。晨光落满堤岸，云影浮于碧波，江风拂过衣襟。初见大江，心底翻涌万千感慨，落笔之初却屡屡词不达意。在一字一句反复打磨、斟酌取舍的过程中，慢慢理清心中深藏的期盼与释然。落笔写江，亦是与自我相逢，于辽阔山河之前，放下心头执念，守一份心底从容。

是啊，曾几何时，我于往事中归来，拾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。回望父亲沉默的背影，目送儿子远行的脚步，一仰一俯之间，读懂亲情里无声的牵挂与温柔。许多往事尘封已久，匆匆岁月来不及细细回味，但是写作，让我停下脚步驻足回望。那些散落的记忆经由文字缓缓苏醒，迟来的理解，抚平了岁月留下的怅然，也完成了与过往的和解。

是啊，曾几何时，我于书卷中归来，与古今先贤隔空相逢。在诗词里品读悲欢，在文章里体味人生。读书是聆听他人的心语，写作是叩问自己的灵魂。阅读向外寻访千古知音，书写向内审视本真自我，在阅读与书写的往复之中，慢慢沉淀，慢慢自省，寻得内心的安宁。

写下一段风景，于山河奔流之间，体悟接纳世事的从容；写下一段回忆，于往事回望之间，读懂藏在烟火里的深情；写下一点感悟，于笔墨沉吟之间，完成与自我的对话。

写作，是一场安静漫长的修行，是于无声处慢慢完成内心的生长。古往今来，无数人以笔墨寄怀，于书写之中安放本心。文字的力量，不在于辞藻多么华丽，而在于真诚的感知与清醒的自省。那些伏案沉思的晨昏，那些反复推敲的字句，没有轰轰烈烈的蜕变，只有悄然无声的沉淀，一点点重塑内心的模样。

写作教会我静观万物，体察世间冷暖；写作陪伴我审视内心，放下执念，走向通透。在一字一句的推敲之中，学会取舍与包容；在过往记忆的描摹之中，懂得释怀与感恩；在山河风物的记录之中，拓宽内心的格局；在自我灵魂的对话之中，寻得安宁与笃定。

不必执着文采斐然，只愿落笔忠于本心，接纳最真实的自己。写作，是一场温柔自我成全。它从不去催促改变，只在一笔一画之间，接纳过往，安放当下，照亮前路。往后岁月，愿以笔为友，与文字相伴，于书写之中沉淀自我，于自省之中奔赴从容，让心灵在笔墨之间静静生长，于平凡流年，守一份清宁，向岁月深处缓缓前行。

新大众文艺

微光抒写

